

# 印度教民族主義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的發展及其意涵

方 天 賜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博士生)

## 摘 要

從一九九〇年代初開始，印度教民族主義份子便藉著鼓吹「印度教徒特性」的主張來動員印度教認同。以印度教民族主義為主要理念的印度人民黨在一九九六年成為印度第一大黨，兩年後更成功地組成具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央政府。以「印度教徒特性」為核心理念，並進而提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及一種文化」的國家認同主張，是印度人民黨得以崛起的原因，卻也彰顯出作為印度教民族主義政黨所具有的侷限性。為了保有中央的執政權力及吸引溫和選民，印度人民黨必須淡化它的衝突形象並暫時放棄爭議性的主張。本文除了回顧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主要發展及印度人民黨的崛起過程外，將進一步檢視印度教認同在印度這樣一個具宗教多元性的國家中的功能與侷限。

**關鍵詞：**印度教民族主義、印度教徒特性、印度人民黨、國家認同

\* \* \*

## 壹、前 言

印度與巴基斯坦於一九四七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獨立。依照「印回分治」的原則，回教徒佔多數的地區組成巴基斯坦（含東巴基斯坦，即後來獨立的孟加拉），其它地區則組成印度。在印度的人口中，印度教徒約佔百分之八十一，回教徒則佔百分之十二，除此之外，還有少數的基督教、錫克教（Sikhism）、耆那教（Jainism）、祆教（Parseeism）及佛教徒等。<sup>①</sup>為了兼顧這種宗教上的多元性，一九五〇年制定的

---

註① The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dia," *The World Factbook 2001*,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in.html>>.

印度憲法中，明定各宗教平等，以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secularism）為其立國的根本。雖然印度並不是一個神權國家（theocracy），卻不能排除宗教在印度社會中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從印度哲學的發展與宗教密不可分這點來看，便可以知道宗教在印度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直到今日，宗教事務仍主宰著許多印度人的日常生活。<sup>②</sup>

自從冷戰結束之後，學者比以往更加重視國際關係中的文化與宗教因素。其中，引起最多討論的當屬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述。他認為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文化性因素將成為主要的衝突來源。<sup>③</sup>在美國於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遭到回教恐怖主義份子的無預警攻擊後，國際關係中的文化與宗教因素再度引起關注。不過，外界似乎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回教極端主義的發展，而忽略了其它宗教對國際關係的可能影響。其中，印度教雖然擁有八億以上的教徒，但由於其主要的傳播地侷限於印度大陸、緬甸、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等地，外界的瞭解相對有限。

事實上，從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以來，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在印度便有興起壯大之勢。國家志工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世界印度教會議（Vishwa Hindu Parishad, VHP）及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等印度教組織大力推動「印度教徒特性」（Hindutva）的國家認同，希望建立以印度教文化為主體的「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sup>④</sup>「印度教徒特性」的主張過於強調印度教的主體地位，忽略了印度社會具有的異質性，對於其他少數宗教族群缺乏包容性，使得印度教徒與其它教徒族群之間的關係為之緊張。

除了教派之間的衝突外，印度教民族主義興起所帶來的政治意涵亦值得注意。主張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印度人民黨以印度教徒利益的保護者自居，藉著宣揚「印度教認同」而逐漸興起。一九九六年大選之後，印度人民黨成為印度第一大黨，兩年後更成功地組成第一個具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央政府。印度人民黨公開地以「印度教徒特性」及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作為其政策基石，<sup>⑤</sup>在執政二個月之後即放棄印度長期以來的模糊政策進行核子試爆，成為第六個公開承認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對於宿敵巴基斯坦及中國大陸也採取較為強硬的立場。在印度人民黨取得中央執政權力之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影響已不再侷限於印度本土而已，值得外界進一步的關注與瞭解。

本文除了簡短回顧印度教民族主義在一九九〇年代興起的背景與主要發展外，將著重分析印度教民族主義對印度政治造成的影響。透過印度人民黨的崛起與發展，本

註② 參閱 V. S. Naipaul, *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London: Minerva, 1991)；林許文二、陳詩蘭，*印度謎城－瓦拉那西*（台北：馬可孛羅，2001年）；馬加力、尚會鵬，*一應俱全印度人*（北京：時勢出版社，1998年），頁36～221。

註③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2～49.

註④ 參閱 Bharatiya Janata Party, *Towards Ram Rajya* (New Delhi: Bharatiya Janata Party, 1991)。

註⑤ Bharatiya Janata Party, "Our national identity," in *Election Manifesto '98*, <<http://www.bjp.org/manifestes/chap2.htm>>.

文將檢視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如何藉著結合宗教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意識型態而崛起成為印度的主要政黨。文章的最後部分則將探討現行印度政治結構對印度教民族主義發展的限制。

## 貳、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興起背景與主要發展

### 一、一九九〇年代的內外環境

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起源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紀時，高階種姓（High Caste）的印度教徒為了保持印度教文化所發起的社會性及宗教性運動。<sup>⑥</sup>薩拉斯瓦提（S. Dayananda Sarasvati）在一八七五年創立雅利安社（Arya Samaj），其宗旨便是為了反抗英國殖民統治與基督教會的傳教行動，希望保有印度教的傳統價值與秩序。<sup>⑦</sup>一九一五年成立的印度教大齋會（Hindu Mahasabha）及一九二五年成立的國家志工團則賦予印度教民族主義政治上的意涵，將印度教認同用作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工具。<sup>⑧</sup>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在領導國大黨（the Congress Party）爭取印度獨立時，也常引用宗教典範與信仰鼓勵民族主義的意識。事實上，他便是以印度教苦行者的形象打動人心，一些印度教徒甚至視其為印度教神祇毘濕奴（Vishnu）的第十個轉世化身。

有些學者直接將現階段興起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視作十九世紀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延長。<sup>⑨</sup>這樣的觀點過於簡化，忽略了現階段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在一九九〇年代興起的時空背景。事實上，在印度獲得獨立後，源於十九世紀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其發展呈現停滯的現象。是因為印度在九〇年代的內外環境變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才使得印度教民族主義得以再度興起。

在國內環境方面，獨立以來即保有一黨獨大優勢的國大黨影響力衰落，給予了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興起的機會。國大黨在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等人的領導之下，向來主張各教派平等的「世俗主義」，並將此主張入憲，成為印度的基本國策。由於在九〇年代以前，印度幾乎都是由國大黨及尼赫魯家族執政，所謂的「尼赫魯架構」（Nehruvian framework）並未遭到有力的挑戰。<sup>⑩</sup>但在九〇年代，國大黨已沒

註⑥ 印度教的種姓制度將社會分為四個階級，依序為婆羅門（Brahmin）、刹帝利（Kshatriya）、吠舍（Vaishya）及首陀羅（Shudra）。除此之外，還有所謂「不可接觸者」（untouchable）的賤民階層。各個階級又依職業及地域而衍生出不同的次階級，目前印度存在三千種以上的種姓。

註⑦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and Indian politics, 1925 to the 1990s*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1996), p. 11.

註⑧ 參閱 Sobhag Mathur, *Hindu revivalism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movement: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deals and policies of the Hindu Mahasabha, 1939-45* (Jodhpur: Kusumanjali Book World, 1996); John Zavos, *The Emergence of Hindu Nationalism in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67~210.

註⑨ Girilal Jain, *The Hindu phenomenon* (New Delhi: UBS Publishers' Distributors, 1994), p. 34.

註⑩ 關於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對於尼赫魯的批評，參閱 Jain, *The Hindu phenomenon*, pp. 89~112.

有昔日的執政優勢及支持度。從一九八九年的大選之後，國大黨再也沒有贏得國會中的過半數席次。一九九六年的大選後，甚至連第一大黨的位置也不保。國大黨的衰落給予其他政黨成長的空間，主張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印度人民黨成爲最大的受益者。在國大黨喪失絕對的能力推行世俗主義理念時，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政治版圖卻逐漸擴大，獲得更多的舞台來宣揚其理念。所以，學者便認爲國大黨的衰落引發了印度的國家認同危機。<sup>①</sup>

對外方面，變動的國際環境也與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相呼應。如前所述，冷戰結束之後，學者便已注意到文化因素在國際關係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除了印度之外，沒有其它國家的印度教徒佔有該國人口的多數，從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印度事實上是被許多敵對的勢力包圍與制約的。這種危機感在國際上回教極端主義運動的興起後更爲之增強，進一步刺激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復興。<sup>②</sup>全球化現象則是引發印度強調本土認同的另一個原因。正如學者所指出的，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對全球化現象的一種反應。<sup>③</sup>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向來將印度的衰弱歸咎於回教及英國等外來政權的統治與剝削。因此，在思考如何面對全球化潮流及強化印度國際地位時，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主張強化本土的印度教認同，也因此而促進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再度發展。

在內外環境都提供有利的發展條件下，印度教民族主義在一九九〇年代得以迅速發展，成爲影響印度政治社會的一個主要因素。

## 二、阿踰陀建廟運動

在一九九〇年代的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中，阿踰陀（Ayodhya）建廟運動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事件。阿踰陀是位於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小城，被印度教徒視爲羅摩王（Lord Ram）的出生聖地。<sup>④</sup>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認爲，阿踰陀原來建有一座羅摩神廟，但回教蒙兀兒（Mughal）皇帝巴布爾（Babur）在十六世紀入侵印度後便將其摧毀，並在原址上另建立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認爲，在羅摩王的出生聖地上存在著一座回教清真寺是外族統治的象徵，對印度教徒而言是項屈辱。因此，他們主張拆毀清真寺並重建羅摩神廟。

事實上，並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實羅摩神廟是被回教帝王強行拆毀，還是因年久失修而自然倒塌，甚至連羅摩神廟是否曾經存在都沒有定論。但阿踰陀的羅摩神廟議題已經被政治化，而不是單純的歷史或考古問題。爲了避免擴大爭端，印度政府將這座清真寺關閉，禁止外人進入。

要以印度教認同來動員群眾時，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必須先從印度教傳統中找出能夠有效凝聚教徒向心力的事物。羅摩王被印度教徒視爲昆濕奴神的第七次轉世化身，

註① Sunil Khilnani, *The idea of India*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8), p. 85.

註② 葉正佳，「印度寺廟糾紛的起因、後果、啓示及前途」，*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2期（1993），頁23；范名興，「印度人民黨—第11屆大選的一支勁旅」，*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2期（1996），頁8。

註③ Fred Halliday, "Nationalism,"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60~361.

「羅摩之治」(Ram Rajya)則被推崇為古印度的太平盛世，並被聖雄甘地當作印度建國的典範。<sup>⑤</sup>印度總理瓦杰巴依(Atal Behari Vajpayee)則將羅摩王比擬為所有印度人的文化遺產。<sup>⑥</sup>羅摩王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及在印度社會的熟悉度，便在這種思考下被印度教民族主義者選為強化印度教徒認同感的象徵。

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之一的世界印度教會議早在一九八四年便發起重建阿踰陀羅摩神廟的運動，但獲得的迴響有限。在一九八七一八八年間，史詩「羅摩衍那」被改編為電視劇在全印度上演，造成空前的轟動。羅摩王的英雄事蹟更深入一般印度人的心中。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便利用這項風潮，在一九八九年大選前夕，大力炒作「巴布里清真寺與羅摩出生地」(Babri Masjid vs. Ram Janmabhoomi)的議題。印度人民黨、世界印度教會議與國家志工團等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發起向阿踰陀「獻磚」的運動，將來自全印各地及美、加、南非、加勒比海等地的十六萬七千塊磚頭，在刻上來源地後，運到阿踰陀準備用來重建羅摩神廟。最後，政府當局同意印度教團體象徵性地立下基石。一九九〇年十月，當時的印度人民黨黨魁阿德瓦尼(L. K. Advani，現任印度內政部長)發起「戰車遊行」(Rath Yatra)，號召群眾到阿踰陀從事「自願性神聖服務」(kar seva)。這項被國家志工團視為聖戰(dharma yuddha)的活動，計劃從古吉拉特(Gujarat)出發，在繞境一萬公里及十個省區後到達阿踰陀。<sup>⑦</sup>但由於途中已引起數百起的反回教事件，為了防止事端擴大，阿德瓦尼乙行在鄰近的比哈爾(Bihar)遭到政府逮捕，並未到達阿踰陀。

在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的持續動員下，在一九九二年底，二十多萬名印度教支持者群集在阿踰陀，使得建廟運動達到新的高潮。印度教團體原本計劃進行象徵性的重建儀式，不料情勢在十二月六日失控，數以千計的印度教極端份子強行進入禁制區，並將巴布里清真寺完全搗毀。<sup>⑧</sup>阿踰陀事件立即引發了印度教與回教族群的對立，造成印巴分治之後最嚴重的宗教衝突，一千七百多人在衝突當中喪生，五千五百多人受傷。<sup>⑨</sup>不但孟買(Mumbai，舊稱Bombay)、加爾各答(Calcutta)等印度城市發生動亂，連英國倫敦與美國紐約都有印回衝突事件發生。在清真寺遭到拆毀後，印度中央政府旋即以未履行憲法職責為由解散印度人民黨執政的北方邦政府。印度人民黨執政的另外三個邦：中央邦(Madhya Pradesh)、拉賈斯坦(Rajasthan)和喜馬偕爾邦(Himachal Pradesh)，亦在數日後遭到解散。國家志工團、世界印度教會議、

註④ 羅摩王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中的主角，這個史詩故事是記敘羅摩王打敗魔王拉瓦納(Ravana)以救出被俘的妻子悉姐(Sita)的英雄事蹟。「羅摩衍那」與「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又譯「大戰歌」)並列為印度兩大史詩。

註⑤ 據說，甘地臨終時，口中仍喃喃念著：「羅摩、羅摩……。」

註⑥ Atal Behari Vajpayee, "The BJP's onward march," *Frontline* (Chennai), August 9~22, 1997, p. 24.

註⑦ 參閱 Thomas Blom Hansen, *The saffron wave: Democracy and Hindu nationalism in moder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64~165.

註⑧ 詳細過程，參閱 "A nation's shame," *India Today* (New Delhi), December 31, 1992, pp. 14~27; "The tragic sequence," *Frontline*, December 19, 1992~January 1, 1993, pp. 12~13.

註⑨ "The new battlefields," *India Today*, January 31, 1993, pp. 28~29.

猴神團 (Bajrang Dal) 及兩個回教極端組織則因煽動教派衝突被施予兩年的禁令。

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心中，將巴布里清真寺拆毀並重建羅摩神廟有其正當性。現任總理瓦杰巴依認為，在阿踰陀重建羅摩神廟是導正一項嚴重的歷史錯誤，並恢復印度的文化遺產。<sup>②</sup>另一個印度人民黨領導人阿德瓦尼則表示，這項運動有助於強化文化民族主義，是一個國家性及文化性的運動。<sup>③</sup>所以，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並不認為阿踰陀事件是宗教衝突，而將其視為攸關國家榮譽的議題。<sup>④</sup>相對於媒體的指責，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支持者對於清真寺被拆毀卻感到振奮，認為這項行動宣洩數千年來的憤怒與恥辱，是印度人自我肯定的第一步。<sup>⑤</sup>

雖然阿踰陀的清真寺已經被拆毀，但問題並沒有獲得解決。激進印度教徒在爭議地點興建羅摩神廟的心願未了，衝突的可能性依舊存在。另一方面，清真寺的拆毀則成為回教徒心中的傷痕，回教少數族群的不安全感增加。一九九七年時，一個自稱「伊斯蘭防衛軍」(Islamic Defence Force) 的團體便刻意選擇巴布里清真寺被拆毀的五週年當日，以炸彈攻擊火車，造成十人死亡及七十人受傷。<sup>⑥</sup>由於無論是要在阿踰陀重建清真寺或羅摩神廟都會引起印度教或回教族群的反彈，印度政府面臨兩難的局面。目前，這項爭議已交由印度法院審理中，希望藉著司法解決，找出一個各界都可以接受的合理解決方式。但在此之前，這項爭議仍將是印回衝突的來源。

一些學者的分析指出，阿踰陀事件是印度教教派主義情緒在印度興起後的必然結果。<sup>⑦</sup>但不可諱言的是，若非政治力的介入與推波助瀾，情勢或許不會如此惡化。在清真寺被搗毀之後的民意調查顯示，印度社會呈現獨立以來最嚴重的分裂與對立。<sup>⑧</sup>雖然以往也有教派衝突事件發生，但是這次的情形並不相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興起已經改變了印度原有的面貌。<sup>⑨</sup>阿踰陀事件不但是九〇年代印度教民族主義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也是影響印度政治最重要的社會事件。

### 叁、宗教認同、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 「印度教徒特性」的主張

印度教民族主義主要是由國家志工團為首的「教團家族」(Sangh Parivar) 所推動的。<sup>⑩</sup>除了阿踰陀建廟運動外，他們的主要信念與依據便是「印度教徒特性」這項

註② Vajpayee, "The BJP's onward march," p. 24.

註③ *The Hindu* (Chennai), December 4, 2001, p. 1.

註④ *The Hindu*, June 4, 2000, p. 11.

註⑤ Mihir Meghani, "Hindutva: The great nationalist ideology," in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Philosophy: Hindutva (Cultural Nationalism)*, <<http://bjp.org/history/hvtintro-mm.html>>.

註⑥ "Strange wooing,"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3, 1997, p. 73.

註⑦ 葉正佳，「印度寺廟糾紛的起因、後果、啓示及前途」，頁22~23。

註⑧ 參閱 "A nation divided," *India Today*, January 15, 1993, pp. 14~20.

註⑨ "The fire of India's religions," *The Economist*, January 16, 1993, p. 58.

具爭議性的主張。「印度教徒特性」最初是由印度教大齋會的領導人薩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所提出的。薩瓦卡提出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在釐清「印度教徒」（Hindu）的身份認同問題，他認為「印度教徒特性」並不同於「印度教」（Hinduism），而是包含了印度教族群的思想與活動，只要是把印度當作祖國（Fatherland）及孕育其宗教聖地（Holy land）的人便是「印度教徒」。<sup>29</sup>

從英國的殖民統治獨立之後，印度雖然已經以民主的聯邦政體建立統一的政治單元，但它仍是一個相當多元的社會。舉例而言，直到今日印度還沒有統一的語言文字。在十五種官方語言中，最普遍的印地語（Hindi）也只有 40.22 % 的普及率。<sup>30</sup>相較之下，由於印度教徒佔有八成以上的印度人口，印度教便被視為可以凝聚絕大多數印度人的有力訴求。於是在一九八九年選舉時，印度人民黨便援引「印度教徒特性」為競選口號，配合興建羅摩神廟的主張，爭取選民的支持。

當薩瓦卡提出「印度教徒特性」觀念時，印度尚未獨立，嚴格說起來，所謂的国家認同問題還未產生。他的想法其實是較接近建立具有文化意義與宗教意義的地域認同。但印度人民黨等團體則是以「印度教徒特性」為中心概念，將宗教認同與國家認同相結合，並進而提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及一種文化」（One Nation, One People and One Culture）的主張，將「印度教徒特性」等同於「印度人特性」（Indian-ness），以此來決定哪些人有資格成為「印度人」。

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心中，所謂的「一個國家」便是指建立「印度教國家」；「一個民族」指的是印度教徒族群；而「一種文化」便是所謂的「印度教徒特性」。但根據「印度教徒特性」的說法，要成為印度教徒必須具備兩個要件：以印度為祖國並信奉源於印度的宗教。在這種定義下，只有信奉印度教、錫克教、佛教、耆那教等「原產」於印度的宗教才是「印度教徒」，然後才有資格成為「印度教國家」的成員。回教徒及基督教徒因為信奉「外來宗教」，不具備所謂的「印度教徒特性」，便被排除在「印度教國家」之外。很明顯地，這種以印度教為中心的主張帶有明顯的排他性，這也是為什麼印度人民黨會被批評者冠上法西斯份子（fascist）、宗教性基本教義派（religious fundamentalists）、印度教褐衫隊（Hindu brown-shirts）等稱號的原因。<sup>31</sup>

印度人民黨以「印度教徒特性」的主張作為選舉訴求，曾引發是否違反印度憲法中世俗主義精神的爭議。但印度最高法院在「帕拉布戶與昆特」（Dr. Ramesh Yeshwant Prabhoo vs. Prabhakar Kashinath Kunte and the others）一案中表示，對於「印度教徒」、「印度教」、「印度教徒特性」等用語並無法給予非常精確的定義，但因為「印度教徒特性」一詞較常被用來指稱印度大陸人民的生活方式，所以在選舉中以「印

註<sup>29</sup> 關於其組織及運作，參閱 Water K. Andersen and Shridhar D. Damle, *The brotherhood in saffron: The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and Hindu reviv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註<sup>30</sup> V. D. Savarkar, *Hindutva: Who is a Hindu?* 6th ed. (New Delhi: Bharti Sahitya Sadan, 1989).

註<sup>31</sup>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n language," <<http://www.meadev.nic.in/culture/language/language.htm>>.

註<sup>32</sup> "Who's afraid of the BJP?" *The Economist*, April 4, 1998, p. 84; Hansen, *The Saffron Wave*, p. 235.

度教徒特性」作為訴求，並不侷限於宗教上的意義。<sup>②</sup>

事實上，為了減緩外界的負面觀感，印度人民黨也刻意強調「印度教徒特性」的文化認同意義。他們承認印度是一個多語言、多宗教、多種族的國家，但主張印度人之間存在著同性質的生活方式，是印度人最明確的特性。印度人民黨強調，它們的文化民族主義主張是結合以「印度教徒特性」為核心的文明認同（civilisational identity）及對印度的地理認同。<sup>③</sup>

然而，從實際作為來觀察，印度人民黨等印度教團體仍是藉著強調回教等「外來宗教」的「他者性」（otherness），來團結印度教徒。印度教認同才是它們的主要訴求，而非表面上宣稱的文化認同。例如，印度人民黨抨擊國大黨的宗教政策給予少數宗教族群優惠，卻沒有重視佔有多數人口的印度教徒的利益，是一種「偽世俗主義」。印度人民黨便向青年學子及失業的印度教徒宣傳，他們原本應該享有的工作機會已被國大黨政府拿去討好回教族群，惟有建立「印度教徒的國家」，由印度教徒自己當主人，才能改變這種狀況。<sup>④</sup>另外，為顧及回教律法中關於婚姻等特殊規定，印度的回教徒與印度教徒分別由不同的民法（civil code）加以規範。印度憲法第三七〇條也給予全印度唯一回教徒佔多數的喀什米爾（Kashmir）地區自治權力。但這些為了保護回教少數族群的措施都遭到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的強烈反對。他們主張制定統一的民法，並要求廢除憲法第三七〇條的規定。印度教民族主義份子在強調印度教中心地位的同時，卻對其它宗教失去應有的尊敬和寬容，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印度教徒與其它教徒之間的對立氣氛。

## 肆、印度人民黨的崛起

印度人民黨成立於一九八〇年，但它的前身「印度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 Sang, BJS）則早在一九五一年便在國家志工團的支持下成立。身為印度教「教團家族」中的一員，印度人民黨負責在政治領域上發聲。透過印度人民黨的政治運作及取得權力，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的理念得以進一步傳播及落實。

雖然自成立以來，印度人民黨便以印度教徒的利益保護者自居，但其初期的表現並不傑出。一九八四年的全國大選中，印度人民黨初試啼聲，卻僅贏得兩席。<sup>⑤</sup>一九八九年的大選中，印度人民黨的席次大幅躍升到八十六席，並支持第三勢力的人民黨（Janata Dal）組閣。（參見表一）

註② 參閱 M. Rama Jois, *Supreme Court Judgment on "Hindutva": An Important Land Mark*, <<http://hindubooks.org/scj/index.htm>>.

註③ Bharatiya Janata Party, "Our national identity," <<http://www.bjp.org/manifes/chap2.htm>>.

註④ "The new battlefields," pp. 28~29.

註⑤ 在 1984 年的大選中，國大黨利用原總理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被刺身亡的事件在選舉中獲得許多同情票，贏得獨立以來的最大勝利，印度人民黨的席次因而遭到壓縮。



表一 印度人民黨與國大黨在國會（Lok Sabha）大選的表現（1984~1999）

年份	屆次	總席次	印度人民黨		國大黨		備註
			獲得席次	得票比率	獲得席次	得票比率	
1984	第八屆	542	2	7.4 %	415	48.1 %	國大黨贏得有史以來的最大勝利
1989	第九屆	543	86	11.5 %	197	39.5 %	印度人民黨支持以人民黨 (Janata Dal) 為首的「全國陣線」(National Front) 組成少數政府
1991	第十屆	543	120	20.04 %	244	36.55 %	國大黨組成少數政府
1996	第十一屆	543	161	20.29 %	140	28.80 %	印度人民黨組閣失敗，「聯合陣線」(United Front) 在國大黨支持下組成少數政府
1998	第十二屆	543	182	25.59 %	141	25.82 %	印度人民黨組成聯合政府
1999	第十三屆	543	182	23.75 %	114	28.30 %	印度人民黨政府成功連任

資料來源: David Bulter, Ashok Lahiri, Prannoy Roy, *India Decides: Elections 1952-1995* (New Delhi: Books & Things), pp. 96~101;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Statistical Report on General Elections 1991 to The Tenth Lok Sabha*, <[http://www.eci.gov.in/archive/ls91pdf/rptPerform\\_anceofNationalParties\\_VisaVisOthers.pdf](http://www.eci.gov.in/archive/ls91pdf/rptPerform_anceofNationalParties_VisaVisOthers.pdf)>;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Statistical Report on General Elections 1996 to The Eleventh Lok Sabha*, <<http://www.eci.gov.in/elec96/staticrep/ls21.htm>>;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Statistical Report on General Elections 1998 to The Twelfth Lok Sabha*, <<http://www.eci.gov.in/elec98/staticrep/ls21.htm>>;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Statistical Report on General Elections 1998 to The Thirteenth Lok Sabha*, <[http://www.eci.gov.in/archive/ls99pdf/Vol\\_I\\_LS\\_99.pdf](http://www.eci.gov.in/archive/ls99pdf/Vol_I_LS_99.pdf)>.

進入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印度人民黨的席次繼續成長，正式成為印度政壇中舉足輕重的政黨。在一九九一年的國會大選後，印度人民黨的席次成長到一百二十席，成為最大的在野黨。一九九六年的大選後，則繼續成長到一百六十一個席次，雖然還未過半數，卻已是國會中的第一大黨。印度人民黨領導人瓦杰巴依以第一大黨領導人的身份被總統任命為總理，籌組新政府。但由於印度人民黨的印度教色彩過於濃厚，除了極端的濕婆軍 (Shiv Sena) 外，其它黨派並不願意與其合作。因為無法在期限之內獲得國會中的過半數支持，瓦杰巴依只好辭職下臺，印度人民黨政府僅維持十三天，為印度獨立以來任期最短的政府。

印度人民黨的迅速崛起是由許多背景因素共同促成的。例如，一九八九年席次的大幅成長使得利於與人民黨的席次分配策略。國大黨醜聞纏身也讓形象較清新的印度人民黨獲得許多選民的青睞。良好的組織及領導能力亦是原因之一。但成功地利用印度教認同動員群眾才是印度人民黨可以從邊緣化的地位一躍成為印度主要政黨的關鍵。其中，阿踰陀事件更是與印度人民黨的崛起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在一九九一年大選時，印度人民黨便以在阿踰陀重建羅摩神廟作為主要的選舉訴求，配合著國家志工團的嚴

密組織運作，獲得相當不錯的成果。<sup>⑤</sup>除了席次的增加外，支持度更成長了近一倍。若非國大黨領袖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在選舉當中遭刺身亡，印度人民黨的表現其實會更突出。<sup>⑥</sup>在地方選舉方面，印度人民黨也取得了四個邦的執政權，包括全印人口最多的北方邦。在巴布里清真寺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被激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份子搗毀後，印度的社會嚴重分裂，但印度人民黨的支持度卻再度上揚。根據民調顯示，如果當時進行改選，印度人民黨的國會席次將從一百二十席大幅成長到一百七十席。<sup>⑦</sup>瓦杰巴依自己承認，阿踰陀建廟運動造就了印度人民黨的崛起。<sup>⑧</sup>阿德瓦尼也認為，印度人民黨是一個以意識型態為基礎的政黨，如果不是它的對手執行所謂的「偽世俗主義」，也許不會有今日的成果。<sup>⑨</sup>

雖然，印度教認同的主張讓印度人民黨在短期間內成長，但它也逐漸顯示出侷限性。除了回教徒外，溫和的印度教徒也不全然支持印度人民黨的主張。低階種姓的印度教徒對於印度人民黨的支持也不如高階種姓強烈。<sup>⑩</sup>從一九九六年的選舉結果來看，印度人民黨的席次雖然仍大幅增加，支持率的成長卻接近停滯狀態。一九九六年印度人民黨組閣失敗，更充分顯示外界對於印度教認同的疑懼。

由於短期內不太可能以印度教認同大幅擴大選票基礎，印度人民黨決定調整選舉策略來贏得更多國會席次，以擴大其影響力。一方面由以立場強硬著稱的黨主席阿德瓦尼負責鞏固印度教基本教義派的票源；另一方面則由形象溫和的瓦杰巴依為總理候選人，藉以爭取中間選民及其它族群的支持。<sup>⑪</sup>在影響力量較弱的東部及南部地區，印度人民黨則與地區性小黨在選舉時結盟。這項選舉策略的調整確實奏效，在一九九八年的大選中，印度人民黨的支持率小幅成長百分之五，但增加廿一個席次。更重要的是，印度人民黨成功地組成十三黨聯合政府，一洗一九九六年倉促下臺之恥。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帶有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的右翼政黨執掌印度中央政權。有趣的是，印度人民黨雖然靠著印度教認同的主張而壯大，最後卻必須要淡化這方面的色彩才能取得在中央執政的機會。在一九九八年的競選政見中，印度人民黨雖然再度提出「印度教徒特性」的主張，但黨魁阿德瓦尼也坦承，穩定（stability）才是競選時的主要議題。<sup>⑫</sup>充分顯示出在印度這樣一個多元性的國家，宗教認同具有的侷限性。

一九九九年四月，因為盟友倒戈，使得印度人民黨以一票之差沒辦法通過國會中的信任投票，被迫提前舉行大選。印度人民黨繼續執行與小黨的聯盟策略，在選前便

註⑤ 參閱“Aiming high,” *India Today*, May 15, 1991, pp. 10~12.

註⑥ 關於拉吉夫遇刺事件與大選結果的分析，見“What the results mean,” *India Today*, July 15, 1991, pp. 20~21; “Verdict ’91,” *Frontline*, July 6~19, 1991, p. 105.

註⑦ “A nation divided,” pp. 14~20.

註⑧ Vajpayee, “The BJP’s onward march,” p. 24.

註⑨ “I see a wave,” *Frontline*, February 21~March 6, 1998, p. 25.

註⑩ “Now a Hindu vote bank,” *India Today*, January 31, 1993, p. 39.

註⑪ 葉正佳，「印度國內政治的新發展—初評印度第12屆大選結果」，*國際問題研究*，第4期（1998年），頁18；Hansen, *The Saffron Wave*, p. 218.

註⑫ “I see a wave,” p. 25.

合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NDA)，發表共同的競選政見。印度人民黨放棄單獨提出競選主張的機會，顯示它在爭議性議題上的讓步。選舉結果顯示，在支持度小降的情況下，印度人民黨的席次維持不變，但印度人民黨和其盟友合組的「全國民主聯盟」則合計獲得國會中的二百九十六個席次，比一九九八年的大選多增加三十四個席次，獲得國會中的穩定多數。但從它們的總支持度下降了一點五個百分點來看，印度人民黨和盟友的成功原因並不是支持度成長，而是與更多小黨結盟的策略奏效。<sup>④</sup>再次印證，印度人民黨的成長已經到達瓶頸。

## 伍、聯合政府的制約

由於印度人民黨目前還沒有實力單獨贏得國會中的多數，必須要和許多區域性小黨結盟，才能贏得中央的執政權力。但這些黨派對於阿踰陀神廟及廢除憲法第三七〇條等爭議性議題並不是都和印度人民黨有著相同的立場。爲了不要重蹈一九九六年組閣失敗的覆轍，印度人民黨對於這些爭議性議題乃採取較爲溫和的立場，並傾向將其擱置。

從阿踰陀羅摩神廟的興建案上便可以看出這項改變。雖然印度人民黨並未放棄興建的念頭，卻採取較爲務實的彈性態度。瓦杰巴依總理表示，只有透過司法判決或相關各造的談判，才有重建阿踰陀神廟的可能。<sup>⑤</sup>內政部長阿德瓦尼則表示，現任政府將會維持阿踰陀的現狀。<sup>⑥</sup>這和印度人民黨執政之前的立場完全不同。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當時擔任印度人民黨黨魁的阿德瓦尼便曾表示，阿踰陀的爭議不是司法判決可以解決的。在一九九八年大選時，他也強調印度人民黨不會爲了權力的緣故而在基本原則上妥協。<sup>⑦</sup>但在執政之後，印度人民黨態度明顯地軟化。

但如果據此便判斷印度人民黨爲了保有權力已放棄印度教認同的意識型態，恐怕言之過早。許多分析家便認爲，印度人民黨不可能會在一夜之間改變其意識型態，它的溫和行爲不過是一種權宜的策略，是爲了安撫聯合政府中的友黨及中間選民。<sup>⑧</sup>在野黨甚至認爲，除了公開的執政計劃外，印度人民黨政府還有一套「隱藏議程」(hidden agenda)，在檯面下一步一步地推行印度教認同的主張。例如，在古吉拉特邦執政的印度人民黨政府企圖修改「公務人員行爲規範」(Civil Servants Conduct Rules)，取消公務人員不得參與國家志工團的禁令，即被反對黨指控是印度人民黨逐步貫徹它的隱藏議程的舉動。另外，以往印度人民黨在地方邦執政後，便很快地修改

註④ “Interpreting the mandate,” *Frontline*, October 23~November 5, 1999, pp. 120~121.

註⑤ Atal Behari Vajpayee, “My musings from Kumarakom - I: Time to resolve problems of the past,” *The Hindu*, January 2, 2001, p. 13.

註⑥ *The Hindu*, December 4, 2001, p. 1.

註⑦ “We cannot ignore mandate”: Interview with L. K. Advani, BJP leader,” *Frontline*, October 26~November 8, 1991, p. 10; “I see a wave,” p. 24.

註⑧ 參閱 “How much has the BJP changed?” *The Hindu*, March 18, 1998, p. 13.

教科書內容，強化種姓制度的正當性及批評回教等。如今在中央執政後，印度人民黨在教育政策方面，也採取了類似措施，企圖透過教育來推廣它的印度教認同思想，擴大它的支持基礎。<sup>④</sup>

相較於印度人民黨的保守態度，其他的印度教組織則比較沒有顧忌。相反地，因為執政的印度人民黨不可能像國大黨政府一樣對它們採取強硬的壓制措施，它們似乎更有恃無恐。世界印度教會除了不遺餘力地推動阿踰陀建廟運動外，甚至已經選定二〇〇二年三月為最後期限，要求印度政府屆時能將阿踰陀的爭議地點交給它興建羅摩神廟。為了引起公眾對此議題的關注，世界印度教會的領導人還故意破壞隔離規定，闖入爭議地點。<sup>⑤</sup>國家志工團也沒有改變它的強硬態度。其領導人蘇達山（K. S. Sudershan）於日前發表演說時，甚至要求基督教徒與回教徒必須重新詮釋他們的經典及更換領導階層。<sup>⑥</sup>一九九九年一月，澳洲籍的傳教士史坦斯（Graham Stewart Staines）因為疑似傳教活動觸怒激進的印度教徒，連同兩名幼子遭到印度教極端份子縱火燒死。這些都顯示，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激進主張並未因印度人民黨執政後而銷聲匿跡。

世界印度教會的國際主席（international president）齊秀爾（Acharya Giriraj Kishore）明白指出，印度人民黨目前必須以政治利益來考量阿踰陀神廟議題，在依賴其它政黨才能組成政府的情況下，它不會去碰觸這項議題。<sup>⑦</sup>事實上，前印度人民黨主席拉克斯曼（Bangaru Laxman）便曾暗示，在印度人民黨獨自贏得選舉並取得國會中的絕大多數後，將考慮在阿踰陀興建羅摩神廟。<sup>⑧</sup>瓦杰巴依總理則發言表示，如果獲得三分之二的選民支持，印度人民黨將建立它「心中夢想的印度」。<sup>⑨</sup>從這些領導人的言論不難看出，印度人民黨並未放棄它的目標，只是目前的政治實力不夠，而採取較低的姿態。

## 陸、結 論

在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的推動下，配合著內外環境的有利條件，從一九九〇年代初開始，印度教民族主義成為主導印度政治與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於宗教在印度社會的固有影響力，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印度教徒特性」主張獲得相當的迴響，也使得印度人民黨從被泡沫化的邊緣地位躍為印度的執政黨。但印度教認同的侷限性也逐漸出現，印度人民黨的支持度成長趨緩，必須要仰賴與其它政黨的結盟才能在

註④ 參閱 Devesh Kapur and Pratap Bhanu Metha, "India in 1998: The travails of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sian Survey*, Vol. 39,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9), p. 164; Anjali Mody, "Delete and control—the Parivar's mantra," *The Hindu*, December 2, 2001, p. 14; Achin Vanaik,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The Hindu*, December 5, 2001, p. 10.

註⑤ *The Hindu*, October 18, 2001, p. 1; *The Hindu*, October 22, 2001, p. 15.

註⑥ *The Hindu*, October 27, 2001, p. 11.

註⑦ *The Hindu*, December 19, 1999, p. 1.

註⑧ *The Hindu*, September 18, 2000, p. 13.

註⑨ *The Hindu*, September 11, 2000, p. 1.

央執政，顯示在印度這樣一個多元的社會中，宗教認同無法與國家認同完全劃上等號。

印度教民族主義份子心中的「印度教國家」是一種「擬制」(fiction)，但是運用印度教認同的結果，卻是創造出一種排斥其它宗教族群的民族主義。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以印度教認同作為「國家建構」的工具時，固然有效地凝聚了一部分印度教徒的向心力，但不可否認的是，印度教認同也將印度社會切割成對立的族群。如果要建立印度教民族主義份子心目中的國家，印度社會難免再次分裂。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警告的，印度人民黨所宣稱的「一個民族」及「一種文化」的主張，在歷史根本未曾存在過。強行推行這種主張，無異是將印度社會推向內戰的邊緣。<sup>55</sup>

目前的印度政治生態對於印度人民黨的施政產生了相當的限制。為了保有中央的執政權力及吸引溫和選民，印度人民黨必須淡化它的衝突形象並暫時放棄爭議性的主張。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人民黨和其它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從未改變它們對於印度教認同的信念。事實上，印度人民黨正利用其執政的優勢，透過教育等手段來強化印度教認同，希望藉此擴大支持的基礎。從近幾次的選舉結果來看，印度人民黨已經掌握二成以上的固定支持者。由於聯合政府已經成為印度政治的常態，無論印度人民黨是否能夠繼續快速成長或保有印度第一大黨的位置，都將是印度政治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既然印度人民黨及其它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都沒有放棄它們的基本主張，推行印度教認同可能引發的宗教衝突，仍將是印度社會短期內無法抹去的一項隱憂。

\* \* \*

(收件：91年1月3日，修正：91年2月20日，接受：91年3月22日)

---

註<sup>55</sup> Kancha Ilaiah,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 Hindu*, May 26, 1998, p. 10.

# The Development of Hindu Nationalism Since the 1990s

*Tien-sze Fang*

##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1990s, the Hindu nationalists have mobilized Hindu identity by advocating a philosophy of Hindutva (Hinduness). 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the political wing of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emerged as India's largest party in 1996. Two years later, a Hindu nationalist government led by the BJP was formed at the Cent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BJP used Hindutva as a core concept and called for "one nation, one people, and one culture." The adoption of Hindu identity, as both a political doctrine and a national identity, paved the way for the growth of the BJP over the last decade. However, it also demonstrated the limits of the BJP as a Hindu nationalist party. In order to retain power and attract a more moderate electorate, the BJP has to temper its confrontational stance and temporarily abandon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addition to highlighting the BJP's shift away from the margins of Indian politics towards a more central position, the paper will also attempt to trac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since the early 1990s, and explore the func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Hindu identity in a multi-religious country like India.

**Keywords:** Hindu nationalism; Hindutva;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national identity

## 參考文獻

- 林許文二與陳詩蘭 (2001), 《印度謎城—瓦拉那西》, 台北: 馬可孛羅。
- 范名興 (1996), 「印度人民黨—第 11 屆大選的一支勁旅」, 《南亞研究季刊》, 2, 6-10。
- 馬加力與尚會鵬 (1998), 《一應俱全印度人》, 北京: 時勢出版社。
- 葉正佳 (1993), 「印度寺廟糾紛的起因、後果、啓示及前途」, 《國際問題研究》, 2, 21-26。
- 葉正佳 (1998), 「印度國內政治的新發展—初評印度第 12 屆大選結果」, 《國際問題研究》, 4, 16-19。
- Andersen, Water K. and Shridhar D. Damle (1987), *The Brotherhood in Saffron: The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and Hindu Reviv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Bharatiya Janata Party (1991), *Towards Ram Rajya*, New Delhi: Bharatiya Janata Party.
- Bharatiya Janata Party, “Our national identity,” in *Election Manifesto’98*, <<http://www.bjp.org/manifes/chap2.htm>>.
- Bulter, David, Ashok Lahiri, Prannoy Roy (1995), *India Decides: Elections 1952-1995*, New Delhi: Books & Things.
-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Statistical Report on General Elections 1991 to The Tenth Lok Sabha*, <[http://www.eci.gov.in/archive/ls91pdf/rpt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Parties Visa Vis Others.pdf](http://www.eci.gov.in/archive/ls91pdf/rpt%20Performance%20of%20National%20Parties%20Visa%20Vis%20Others.pdf)>.
-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Statistical Report on General Elections 1996 to The Eleventh Lok Sabha*, <<http://www.eci.gov.in/elec96/staticrep/ls21.htm>>.
-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Statistical Report on General Elections 1998 to The Twelfth Lok Sabha*, <<http://www.eci.gov.in/elec98/staticrep/ls21.htm>>.
-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Statistical Report on General Elections 1999 to The Thirteenth Lok Sabha*, <[http://www.eci.gov.in/archive/ls99pdf/Vol\\_I\\_LS\\_99.pdf](http://www.eci.gov.in/archive/ls99pdf/Vol_I_LS_99.pdf)>.
- Frontline (1991), “Verdict ’91,” July 6-19, 105-109.
- Frontline (1991), “‘We cannot ignore mandate’: Interview with L. K. Advani, BJP leader,” October 26-November 8, 9-11.
- Frontline (1992), “The tragic sequence,” December 19-January 1, 1993, 12-13.
- Frontline (1998), “I see a wave,” February 21-March 6, 24-25.
- Frontline (1999), “Interpreting the mandate,” October 23-November 5, 120-125.
- 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n Language,” <[http://](http://www.mea.gov.in)

- www.meadev.nic.in/culture/language/language.htm>.
- Halliday, Fred (1997), "Nationalism," in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59-28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sen, Thomas Blom (1999), *The Saffron Wave: Democracy and Hindu Nationalism in Moder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22-49.
- Ilaiah, Kancha (1998),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 Hindu*, May 26, 10.
- India Today* (1991), "Aiming high," May 15, 10-14.
- India Today* (1991), "What the results mean," July 15, 20-22.
- India Today* (1992), "A nation's shame," December 31, 14-27.
- India Today* (1993), "A nation divided," January 15, 14-20.
- India Today* (1993), "Now a Hindu vote bank," January 31, 38-39.
- India Today* (1993), "The new battlefields," January 31, 28-29.
- Jaffrelot, Christophe (1996),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and Indian Politics, 1925 to the 1990s*,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 Jain, Girilal (1994), *The Hindu Phenomenon*, New Delhi: UBS Publishers' Distributors.
- Jois, M. Rama, Supreme Court Judgment on "Hindutva": An Important Land Mark, <<http://hindubooks.org/scj/index.htm>>.
- Kapur, Devesh and Pratap Bhanu Metha (1999), "India in 1998: The travails of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sian Survey*, 39(1), 163-176.
- Khilnani, Sunil (1998), *The Idea of India*, London: Penguin Books.
- Mathur, Sobhag (1996), *Hindu Revivalism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Movement :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deals and Policies of the Hindu Mahasabha, 1939-45*, Jodhpur: Kusumanjali Book World.
- Meghani, Mihir, "Hindutva: The Great Nationalist Ideology," in 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 Philosophy : Hindutva (Cultural Nationalism)*, <<http://bjp.org/history/htvintro-mm.html>>.
- Mody, Anjali (2001), "Delete and control - the Parivar's mantra," *The Hindu*, December 2, 14.
- Naipaul, V.S. (1991), *India : A Million Mutinies Now*, London: Minerva.
- Savarkar, V.D. (1989), *Hindutva: Who is a Hindu?* 6th ed., New Delhi: Bharti Sahitya Sadan.
- The Economist* (1993), "The fire of India's religions," January 16, 57-58.
- The Economist* (1997), "Strange wooing," December 13, 73.



*The Economist* (1998), "Who's afraid of the BJP?" April 4, 84-88.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dia," in *The World Factbook 2001*,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in.html>>

Vajpayee, Atal Behari (1997), "The BJP's onward march," *Frontline*, August 9-22, 22-24.

Vajpayee, Atal Behari (2001), "My musings from Kumarakom - I: Time to resolve problems of the past," *The Hindu*, January 2, 13.

Vanaik, Achin (2001), "The textbook controversy," *The Hindu*, December 5, 10.

Zavos, John (2000), *The Emergence of Hindu Nationalism in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